

JIANZHUSHI

建築師

4

建筑师

4

建 筑 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师》编辑部 编辑

本刊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吕增标 范守中 晏隆余 彭一刚 喻维国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7 $\frac{1}{2}$ 字数：438 千字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200册 定价：1.80元

统一书号：15040·3956



0202

建 筑 师

4

1980年7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目 录

为古建筑请命 张开济 (1)

对名山风景区发展旅游建筑的探讨

——从峨眉山旅游区和川西民间建筑得到的启发

.....清华大学建筑系 李道增 田学哲 单德启 (8)
俞靖芝 王炳仪 羊 榕

峨眉山旅游区及其建筑特色清华大学建筑系 李道增 单德启 田学哲 (22)
俞靖芝 羊 榕 王炳仪

徽州纪行 朱畅中 (41)

黄山、白岳规划初探 清华大学建筑系 朱自煊 郑光中 (51)

杭州湖滨地区规划设想

——兼谈风景游览城市规划中的几个问题

.....同济大学研究生 唐玉恩 汪统成 张庭伟 马武定 (92)
指 导 教 师 吴景祥 陶松龄

仙女山、马鞍山自然风景点规划 郑一吼 (98)

风景建筑漫笔

——天台山石梁瀑布风景建筑设计概述 葛如亮 (104)

关于旅馆建筑经济问题 龚德顺 (114)

旅馆建筑随笔 何重义 (121)

杨廷宝
谈建筑

到处留心皆学问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 齐康记述 (137)

· 建 筑 论 坛 ·

建筑创作漫话并漫画 (之四) 钦 哲 (140)

“化”和“引”

——建筑创作杂谈 辰 一 (143)

· 古建筑与园林研究 ·

沈阳故宫及其建筑风格	刘宝仲 (145)
轻妆淡抹, 引人入胜	
——圆明园福海景区	何重义 曾昭奋 (156)
北海古柯庭庭院空间试析	汪国瑜 (175)
中国古代建筑工师的地位和作用	林 宣 (185)
中日建筑亲缘	陈少明 张明宇 (187)
日本古典园林艺术	程里尧 (194)

· 建筑师札记 ·

悉尼歌剧院兴建始末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 童 嵩 (206)
梓室记游	陈从周 (213)
变化与统一 和谐的整体	白佐民 (217)
彩画新作	
——反映建筑三十年成就的大型彩画赞	熊大楞 (221)
北窗杂记(三则)	窦 武 (223)
* 中国古代建筑家小传 * 蒋少游	郭湖生 (225)
* 国外建筑师介绍 * 密斯·凡·德·罗	罗小未 (228)
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述评	陈占祥 (246)
雅典宪章	(248)
马丘比丘宪章	(252)
建筑空间论(三)	
——如何品评建筑	[意]布鲁诺·赛维著 张似赞译 (258)
外部空间的设计(二)	[日]芦原义信著 尹培桐译 (270)

为古建筑请命

张 开 济

编者按：“身在宝山不知宝”，用这句话来形容某些同志并不过分。这里既包括一部分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的专业工作者，也包括某些建设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许，他们在口头上也承认：“古建筑是宝贵遗产”，但是实际上对古建筑却很不重视。张开济同志在此文中所列举的，还仅限于北京；其实，放眼全国，这种现象所在皆有，有的可能比北京更严重。我们愿意同张开济同志一起呼吁：抢救古建筑！

我国的古建筑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富和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最近有一位日本友人说：“中国的古代建筑这样的量大面广，丰富多彩，真是得天独厚”。又说：“你们就象站在宝山上一样，遍地是宝，可不要站在宝山上反而看不到宝山的光辉”。这些话对我国的古建筑并没有“过奖”，而后一句话更值得我们反省。

我国的古建筑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文化水平。它们的文物价值比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有些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如石器、铜器、陶器等今后还可能通过发掘继续有所发现，惟有地面上的古建筑却总是有减无增，一天比一天少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和爱护古建筑，决不允许任何人或任何单位随意加以破坏。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对于保护古建筑也是比较重视的，曾于1961年颁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不过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在我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文化悠久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七十七个，这是少得不能想象的，肯定是急待补充的；而隔了近二十年之久，第二次的名单却迟迟未见公布。可是，许多古建筑等不到名列黄榜，已经惨遭不幸了。即使是有幸被列入名单的也未必能确保太平无事。例如最近才知道西藏拉萨著名的三大寺之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噶丹寺建筑已于1969年被夷为平地了。总之，在过去，尤其在“四人帮”横行时，全国各地古建筑遭受破坏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而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建筑设计中却很强调民族形式，因而建造了不少复古主义形式的新建筑。这样做实际上等于一方面毁了不少无价之宝的真古董，另一方面却又花了大量资金来做假古董。所幸在建筑方面制造假古董之风基本上已经煞住，不过毁坏真古董，或者通过“维修”把真古董搞成假古董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却屡见不鲜，尚在继续威胁着现存的古建筑。北京是首都所在，但在保护古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而且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某些地区可能还更严重一些。故写此文，为古建筑请命。

古建筑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决不允许随意破坏

即使在北京，解放以来也毁坏了不少原来应该保留的古建筑，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北京城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代都城。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完全按照规划建成，布局完整严谨，气势宏伟浩大。北京城的城墙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城墙现在几乎全部拆毁，夷为平地了。原有的九组城门建筑，而今也只剩下一组半了（正阳门算一组，德胜门只能算半组，因为城楼已经拆除了；每组城门建筑包括一个城楼一个箭楼和两者之间的瓮城）。其中最可惜的是西直门，因为它是一组很完整、很有代表性的古代城门建筑。它的文物价值高过于现在的正阳门（即大前门）。因为后者的外形已不是原状，已在清末由外国建筑师改造过了。例如那墙腰上挑出来的仿汉白玉栏杆和那些窗洞上的拱形装饰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而西直门却是完全保持了原貌，可是不幸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拆除了。在拆除的过程中，还在那里发现了元大都和义门的完整建筑，这是我国绝无仅有的元代城楼建筑，结果也同归于尽，实在令人痛心！

德胜门的箭楼是北京唯一尚保持原来面貌的箭楼建筑，同时也是明代北京城北墙至今尚存的唯一标志。而前些时候为了要在附近建造立体交叉，这个箭楼也准备要拆毁了；所幸各方面及时提出了意见，德胜门的箭楼终于保留下来了。但是偌大一个历史悠久，气象万千的北京城，如今一共只有一组半城门建筑，而实际上则连一组完整的、保持原来面目的城门建筑也没有了，我们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帐呢？

当人们坐火车前来北京，即将到达之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北京城的东南角楼。它那雄伟粗壮的体形标志着气象万千的北京城就在眼前了。可惜这座角楼现在已经残损不堪，如不及早采取保护措施，则迟早将全部坍塌，北京城这个仅存的角楼建筑也将成为遗迹了。

西四的妙应寺白塔是全国最大也是最古的一座喇嘛塔，它是在元朝时从尼泊尔礼聘了工匠和我国工匠合作修造而成的。它和北海的白塔交相映辉，大大丰富了北京城的天际线。但是白塔寺的山门却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了，在它的原址建造了一个副食商店，正是

“山门已随文革去，此地空余副食楼”。这座楼面目平庸，它丰富街景不足，而屏蔽白塔却有余。周总理生前某次曾陪同尼泊尔贵宾来参观白塔寺，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为此周总理曾指示要将此副食店拆除；不过现在不仅副食店至今存在，而且在它东面又添了一座五层高的中药店楼房，进一步扩大了对白塔的包围，使人更难从正面看到白塔的全貌了（图1）。



图1 “山门已随文革去，此地空余副食楼”，可怜的白塔只能在副食店和中药店的楼间空隙中露面（范跃邦摄）

紫竹院公园是解放后新开辟的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座金代的砖塔，为它增色不少。不料这座古塔后来被拆除了，据说拆除它还十分费劲，说明它的建筑相当坚固。拆除此塔的理由因为它是危险建筑，这样说来，闻名世界的意大利比萨斜塔早应在拆除之列了。又听说拆下的砖用来盖了六十多间平房。象这样的“利用废旧”真是愚不可及。在外地，拆毁了古建筑，利用它的材料来新建房子的例子就更多了。“利用废旧”本是一种节约措施，不过把文物价值很高的古建筑当作“废旧”来利用却是最大的浪费。我国的许多浪费和损失都是无知所造成的，这不过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确是当务之急啊！

不要对古建筑本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维修古建筑是当务之急，但这项工作需要认真对待，不能草率从事，否则往往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爱之适以害之”，甚至于把“真古董”搞成了“假古董”。陈毅同志在1960年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文物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曾说过：“修古建筑一定保持原状，不要对文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毅元帅是儒将风流，他对文物很爱好也很有研究，他的话说得很中肯，同时也很有针对性。遗憾的是热衷于对古建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却至今大有人在！不少人往往把维修古建筑看作仅是一些修缮加固、油漆粉刷的工作，他们以为作到了“整旧如新”便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有些同志甚至于还要对古建筑任意改造，画蛇添足，结果把一些古建筑搞得面目全非，叫人看了啼笑皆非，而他们还在自鸣得意！

我国的长城从来就闻名世界，现在又是从月球上能看到的人类的两大工程之一，它的文物价值就不需要我来多说了。长期以来，这万里长城早已残损不全了，其中比较完整的只有现在中外游客常去的八达岭这一段。它跨山越岭的雄姿获得了游客的惊叹和赞美。美中不足的是，这段长城经过修缮，已经做到了“整旧如新”！尤其那入口处的“居庸外镇”看来更象竣工不久、刚刚验收的样子（实际可能也是如此），绝无一丝半毫的古意。人们登临其上，首先看到的是现代工人的劳动成果，往往不大容易想得到长城是古代人民所创造的奇迹了，让凭吊长城古迹的人们到此作何感想？其实修缮古建筑应该和修补古画一样，后者的用纸、用笔和用色都有讲究，方能做到与原画浑然一体，毫无修补的痕迹。潭柘寺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名胜古迹，近年来该寺也经过了修整，这首先是一件好事，不过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好。人们走到潭柘寺的焕然一新的山门前，就可以发现原来的汉白玉的拱券和须弥座已被刷上白灰浆，原来磨砖对缝的墙面却被刷上青灰浆，上面又画了黑色的砖缝。这使我不禁想到京剧“空城计”，因为那些画出来的砖墙很象“空城计”里的布景，那汉白玉上面的白浆更白得和司马懿的脸谱一样！这种对待古建筑的做法，犹如把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铜青铜绿打磨干净，再用擦铜油把它擦得锃光瓦亮，或者甚至于再镀上克罗米！

天坛祈年殿前的两旁配殿，近年来也修缮一新。经过修缮之后，这些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红色的廊柱上都装上了一盏盏玉兰花形的壁灯。这些壁灯使用上是否有此必要，值得商讨，它们在美观方面却肯定的起了不良的作用。那些灯具样式时新，它们的乳白玻璃灯罩和克罗米灯座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完全破坏了这两座古建筑的传统风格。在中国古建筑的柱子上装玉兰花壁灯的例子不胜枚举。

劳动人民文化宫过去是清朝的“太庙”，它的大殿规模之宏伟，仅次于故宫的太和殿。与后者一样，它也有几层美丽的汉白玉基座，只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后来在紧贴着基座的

前面又做了一个水泥的花池。花池中还种上了一排宝塔松，一个个的松尖和那汉白玉栏杆的望柱在那里“试比高低”！中国古代殿堂建筑的台基从来都是与砖石铺装的前庭直接结合成为一片而益显其整个建筑的严肃和完整；行列式的宝塔松更不是我国传统的绿化形式，因此与“太庙”大殿的风格极不协调，很煞风景，这是“画蛇添足”的又一个例子。

这里附带谈一谈绿化问题。一般来说，绿化对建筑可以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它也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在不应该搞绿化的地方搞了绿化也会引起相反的作用。不妨设想一下，在太和殿的前庭或者祈年殿的四周假如搞成绿草如茵、绿树成荫又是怎样一种效果。此外绿化也有一个民族形式问题，我国的园林绿化是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闻名于世的，它与传统建筑相配合，起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可是，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在名胜古迹区滥搞绿化，或者在古建筑周围大搞西式绿化的情况却相当普遍。例如有千年以上历史的西安大雁塔周围的绿化就是长条形的绿篱、球形的树木，再加上雪松等等，洋气十足。此外，泰山松在泰山本有其历史的意义，而今日却在泰山上种上了外国的雪松，让泰山穿上西装，这又何必呢？

对古建筑画蛇添足，固然应该反对，而对古建筑滥施非刑，如劈头削足等等更是不允许的。不过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例如北京西郊动物园大门，原来是清代万牲园的大门，它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清代在建筑上“洋为中用”的一个实例，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这座大门的主体采用西洋古典的廊柱加拱门的形式，而它的上部却是中国风格很强的雕砖的山墙。砖雕的内容是龙和云朵组成的图案，这个山墙反映了我国装饰艺术和砖雕技巧的高度水平。不幸这座大门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大劈之刑，它那精华所在的山墙已被拆毁了。我想它的罪行大概是与那龙形图案分不开的。其实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那种“真龙天子，金口玉言”的封建迷信思想，龙本身却是无罪的。龙作为一种图案，装饰性和民族形式都很强，今后还可以在各种艺术中加以利用，因此我们又何必迁怒于龙呢？

位置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栋桥是一座很美丽的中国传统形式的多孔桥，后来由于交通的需要，把它的桥面放宽了，但形式基本未变，尚无损它的美观。遗憾的是，后来又把它的汉白玉栏杆都拆去而改装上了围墙式的铁栏杆，从此金鳌玉栋桥就面目全非了。更遗憾的是人们隔着铁栏杆遥望中南海总感觉不如过去亲切了。

天安门重建之后，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不过原来龙凤图案所组成的“和玺彩画”却已改成了改良式的彩画了，这样做是否必要尚可商榷。天安门本是清代“紫禁城”的大门，不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改而为劳动人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成为我们国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么为什么“和玺彩画”就不能为天安门服务呢？后来天坛重建时，所有彩画就都照原样未改，这就比天安门的重建有了进步。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装饰中的一个最主要、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的图案和色彩等都是与建筑物的性质和规格密切配合的。所以在维修古建筑时，必须将彩画保持原状，不应任意更改，更不需要与当前的政治运动密切配合。可是，颐和园里某些建筑的彩画，在“四人帮”时期曾经出现过“批孔”的内容，连“盗跖斗孔子”的画面也上去了。把古建筑彩画搞成和宣传画一样，内容随时翻新，实在无此必要。

北海重新开放时，多数古建筑都已重加油饰，焕然一新。不过有些新的彩画却显得相当烦琐和庸俗，是否原状颇可怀疑。北海内的“禅福寺”（现在的经济植物园）本是寺院建筑，其彩画相应的亦比较朴素，与周围其他比较富丽的建筑相比，另有一番情趣。可是现在它的彩画除山门正立面上的一部分之外，其余却被强迫“还俗”，改为了很花俏的彩画，硬叫青

衣改唱花旦，这又何必呢？

古建筑也有一个“环境保护”问题

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不能局限于古建筑的本身，应该扩大到它的周围环境，否则一些很不相称的邻居也会起到大煞风景的作用，而古建筑又不能学“孟母三迁”。试举数例以说明之。

解放后北海的西北面建造了一些高楼大厦，这些大厦本身倒并不在北海的范围之内，可是它们却大大破坏了北海的景色。特别从南面遥望五龙亭时，我们会遗憾地看到那些庞然大物的大厦和小巧玲珑的五龙亭形成极不协调的对比，它们的体量、尺度和形式都和五龙亭格格不入，给五龙亭造成了一种“强邻压境”的背景。

中南海同北海及颐和园一样，过去是一组非常优美而完整的皇家宫苑，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高度水平，它的“太液秋波”与北海的“琼岛春荫”一样，都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可是近来看到了一幢幢新盖的洋楼冒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不禁使人忧心忡忡！但愿这些洋楼不会破坏中南海的景色，但愿中南海内部的古建筑不曾受到损坏！

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是北京唯一的辽代建筑，它那层层密檐，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喜的是此塔迄今仍然健在，可悲的是它的晚境欠佳。因为近年来，它的贴邻崛起了一座高达一百八十米的大烟囱（西郊热电站的烟囱），与它一起形成了一幅“双峰插云”的画面（图2）。不过它们俩一胖一瘦，一旧一新，一个头带宝顶，一个口吐浓烟，彼此毫无共同的语言，可是这对“怨偶”还得长期共存下去！不过是否能“白头”偕老也成问题，因为热电站的废气对古塔将起一定的污染腐蚀作用，年深月久之后，此塔至少是难保“清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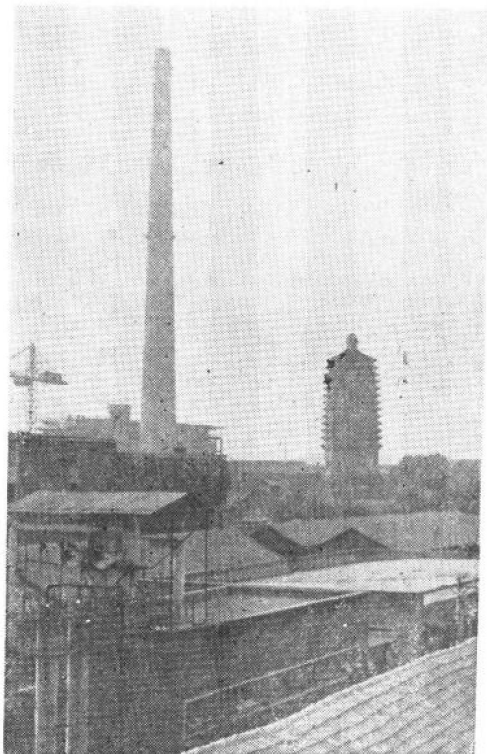


图2 “双峰插云”，何其壮观！
（范耀邦摄）

天坛是北京也是全国的一组最雄伟最美丽的古建筑，它从总平面到个体设计到每一细部处理，处处强调了“天”。它那长长的甬道高出地平有一定的距离，人们登临其上，环顾四周，首先看到的是那广阔的天空和那象征天的祈年殿建筑，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可是近年来天坛的西南角上却堆起了一座土山，与祈年殿遥遥对峙，这就破坏了整个天坛的艺术完整性，从而也破坏了原来那匠心独运的设计意图。

保护古建筑与实现现代化的关系

古建筑与现代化，一旧一新，乍听有些矛盾，尤其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我却在这里呼吁保护古建筑，是否会转移目标或分散精力？决不会，两者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一般来说，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里，人民欲求温饱还不容易，当然就较少有那种闲情逸致和艺术修养来欣赏古文物和古建筑。而在一些发达的国家里，人们就都非常爱护古建筑，把它们看作是国宝，引为自己民族的骄傲。我在欧洲一些国家里就曾看到所有的古建筑都保存得非常之好，有的甚至于把古代整条街道或整个旧城都保存下来了。我们访问瑞典首都的时候，我们的主人瑞典外交部就专门挑了个座落在一条古代小街上的一幢古老的饭馆宴请我们，以表示他们对中国客人的尊敬和友好，由此也可以看到瑞典人民对古建筑重视之一斑！

我深信，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人们将要求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并希望更多的了解自己祖国的过去，人们对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筑的兴趣和关心必将与日俱增。古代建筑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年代之久，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无比骄傲！我们怎忍任其毁坏！要是到了那一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而一些珍贵的古建筑却已经多不存在了，人们就会埋怨我们，我们的子孙更会批评我们是败家子，责备我们这一代没有保管好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保护古建筑决不是不急之务，而实为当务之急，不能等等再说，因为迟了就来不及了。此外，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我国古建筑对一般国外旅游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它既可以宣传祖国的文化和建设，同时亦可以吸收外汇，为实现现代化积累一部分资金。保护古建筑不是也可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吗！

几点建议

1. 国家应当有保护古建筑、园林的立法。所有古建筑的拆毁和修整都必须经过权威机关的审批。随意毁坏古建筑的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前面谈到被列为第一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实在太少了，真是挂一漏万；北京市也有地方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有很多遗漏，否则，何以德胜门箭楼差一点就被拆毁了呢？现在继续公布重点古建筑的名单实在刻不容缓。当然，也可以把这些古建筑分一下级别，按其级别不同，对其维护保存的要求可以有所差别。不过凡是古建筑，即使暂时不在名单之内者也不允许随意拆毁，如因特殊理由需要拆毁时，事先必须经过有关权威机关，如文物局、园林局、城市规划管理局等的正式批准。

听说在西德的吕贝克城，有一座倾斜的古城门楼，在十八世纪已出现倾斜，当时有人主张拆除，有人主张保留，结果由市议会投票表决，终于以一票之多把它保留下来了。现在不但这建筑本身成了供人参观的古迹，而且此事也传为爱护古迹的佳话。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以为今后对北京某些古建筑拆留问题发生争议时，就应当提交本市的人代大会和政协来讨论和表决。这也是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尽的职责之一啊！

古建筑的修整和复原本是一项科学性和艺术性都要求很高的工作，所以在对某一古建筑进行修整之前，必须做好考证工作，拟就修整方案（包括必要的图纸和说明书），送交有关单位审批后再行施工。在设计施工过程中更应争取专家和老工人的参与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过修整的古建筑恢复旧观，而不致于搞到“整旧如新”，或面目全非的地步。

此外，最好能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和一支专门的技术力量，训练他们具有专门的知识，让他们来全面负责古建筑、古园林和文化古迹的保护、管理和维修的工作。

2. 应该保留一些四合院和私家庭园。北京的四合院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住宅形式，它在组织空间和保证住户不受外界干扰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许多外国建筑家对此评价极高。现在北京用地紧张，城区改建必须拆去大量的四合院。所以一个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些质量较好且有一定代表性的四合院住宅加以保留和维护，最好保留一两条胡同，甚至于一个完整的街坊，以便人们从那里可以看到我国过去住宅设计和街坊规划的高度水平。去年十月间中央决定恢复和建设琉璃厂文化街，以便在此集中显示我国的各种文物和传统建筑，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并吸引外来游客。此事一经宣布就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足以说明爱护古建筑与古文物是人同此心。

北京还有一些私家园林，它们反映了我国园林艺术的高度水平，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例如清代恭王府的园林是现存的唯一比较完整而精美的王府园林建筑，现在政府已决定把它保留，并准备将它修整后开放于众，这是深得民心之举。此外清代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李笠翁所经营的“半亩园”也在北京城内，可惜现在已经拆毁得差不多了。目前北京的园林学会正在对一些有文物价值的宅园进行调查，以便设法保存，不过听说调查的进度还赶不上拆毁的速度，所以应该大声疾呼：抢救古建筑！抢救古园林！

3. 应该保护整个北京城的文物环境。我国得天独厚，名胜古迹遍及全国各地，但是大煞风景之事却也相当普遍。任意侵占风景区来大兴土木、大办工厂之风至今并未完全刹住，而在名胜古迹附近，大盖高层建筑、高层旅馆之风却方兴未艾。有些风景区行将面目全非。所以对古建筑不仅要保护它本身，而且还要保护它周围的环境，这个环境有时候还应该扩大到整个城区。北京城的最大特色是位居城市中心的规模宏伟、气势浩大的故宫建筑群，此外市区还有北海、中南海等大片的古建筑和园林。新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应该尊重这些特色和现状。所以在北京市区内大量建造高层建筑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近年来有些同志认为高层建筑是建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好象缺乏摩天大楼，一个城市就显得不够现代化。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建筑高层化并不等于建筑现代化。现在国外已经发现高层建筑带来的不少缺点，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较少建造高层建筑，特别是高层住宅了。过去在巴黎市区曾盖过一座摩天大楼，结果舆论哗然，所以后来在市内中心地区就不再盖高层建筑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对新建筑的高度也有限制，不能超过国会大楼的高度，所以美国虽以摩天大楼著称，而首都华盛顿却根本没有什么摩天楼。周总理生前对北京市区新建筑的高度限制曾有所指示。许多到我国来访问的外国建筑师代表团都把它们的高层住宅作为一种失败的教训来加以介绍，希望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复辙。这些意见都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实际上，整个北京城区就是一个大文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市区新建筑的高度有所考虑。对于那些靠近古建筑的地区的新建筑更应严格控制高度，以免再重复北海北西角的高楼群的教训。现在有许多国外投资的工程如旅游旅馆和贸易中心等等，它们的设计方案都采用摩天大楼的形式，这个问题就更值得郑重研究了。

最后，我想指出，古建筑本身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文化水平，而古建筑的现状，包括保护情况、维修质量等等，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现有文化水平，所以我写此文不仅是为古建筑请命，同时也是为努力提高我们全民族文化水平而呼吁。

对名山风景区发展旅游建筑的探讨

——从峨眉山旅游区和川西民间建筑得到的启发

清华大学建筑系

李道增
俞靖芝

田学哲
王炳仪

单德启
羊 榕

为发展我国旅游业,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对名山风景区旅游建筑的规划设计工作已逐步提到日程上来了。

去年夏天,我们到川西学习、调查民间建筑,对川西自然景色之优美、文物古物之丰富有深刻的印象。富饶美丽的四川盆地,群峰环绕、百川汇集。这里有公元前二世纪就开始构筑的气势磅礴的都江堰;这里有位于三江汇合处的乐山大佛,它是唐代开凿九十余年高达七十一公尺的我国最大的石佛;这里有刚刚发现的九寨沟,它由一百零八个高山湖泊(当地叫“海子”)和九个藏族山寨组成,其湖光山色之妩媚动人,据说可与世界明珠日内瓦相媲美;“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诗仙李白讴歌赞美的峨眉山更是举世闻名。我国幅员辽阔,各具特色的名山胜地比比皆是,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世界独居一格,怎么不会对全球各地的旅游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呢?发展旅游事业的潜力大得很。限于我国地方上的物质技术条件,以及国家可能付出的投资,各地名山风景区一时还不可能普遍成为建设重点,但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对我们建筑工作者来说,抓紧时机做好这些地区的通盘规划和设想,组织一些学术性的调研和探讨,无疑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本文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为抛砖引玉,活跃思想,提出一些看法向大家求教。

一、关于名山风景区旅游建筑设计思想的几个问题

1. 规划、风景、建筑三位一体——从环境整体上着眼

建筑师的眼界——环境整体

当代世界建筑师的眼界比之五十年代是大大为扩大了,这是近数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和经济力量日益雄厚带来的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建筑师所承担任务的范围、尺度与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设计已不仅仅是推敲一幢房子的平立面,而是扩大为规划、风景、建筑三位一体的空间环境设计。这种发展趋向是很重要的。建筑设计意图要建立在对环境整体的构思上,即使要作的是一幢个体,也要从大范围的环境整体着眼,这是建筑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科学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里讲的环境整体,广义地说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含义,即(1)自然与人为环境的整体;(2)社会生活的整体;(3)民族与地区历史文化的整体。

“煞风景”——眼界狭窄的结果

从事风景区旅游建筑设计尤其需要从环境整体着眼。因为风景是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主体,破坏了环境整体感就是从全局上煞了风景。北京北海公园西岸的几幢大球就损害了北海的风光面貌。昆明著名的滇池大观楼,对面盖起了三层楼房,人们感叹“望江

楼成了望壁楼。”黄山的高压线在某些山色极为优美的地方穿过，使摄影工作者苦于无法取景。诸如此类的例子层出不穷，难以尽举。最近《人民日报》等报刊多次发表读者来信和报导，反映在名胜风景区，一味追求高层旅游建筑，侵占和遮挡风景区，以及不注意环境整体的合理布局等情况。“规划先行”、“整体着眼”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规划、风景、建筑相互脱节的现象又是俯拾皆是。究其原因，除了某些主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干预建筑创作、不顾环境整体指令在风景区兴建高楼大厦外，就设计工作来说，乃是对风景区的意境、风格和尺度感缺乏深思熟虑的考虑，较易局限于个体建筑的功能、经济和造型，总的看都是眼界狭窄造成的结果。

什么是名山风景区设计构思的中心？

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是现代化技术设施？是经济？还是旅馆的经营管理、风景区的文物古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可能答案都不尽相同。我们的看法是，是旅游者和风景。我们在风景区内的一切设计归根到底是为旅游者服务，即为那个由各种不同的旅游者构成的小社会着想，满足它在物质功能和精神方面的各种要求；而旅游者正是为这里的风光名胜所吸引而来的。

设计——活的生命

美国已故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康曾提出建筑设计要有一种追本求源的精神，千万不能为这类建筑在目前社会上流传的现存模式所迷惑、所羁绊，被它框住了手脚。路易斯·康强调要充分思考，弄清要设计的建筑建在这个特定环境中最本质的目的，它对人的意义，对周围环境的意义。他甚至提出要把设计看成是一个活的生命。设计者通过这样的思索酝酿着自己的构思中心，作出一般化的设计来。

照搬——城市里的居住容器

在风景区旅游建筑设计中，如何使旅客

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找到合乎他们居住标准和生活习性的客房，既不相互干扰，又不感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隔绝；如何使建筑物与风景融合在环境整体之中，这是构思的着力所在。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大同小异地一味抄袭现行的城市旅馆模式，恐怕它与旅客和环境都格格不入，因为它不是根据这个旅游小社会和风光名胜的特点酝酿出来的，而是以设计上的简单化对付需要上的多样化。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缺乏情趣的冷冰冰的居住容器，游客和环境都会厌烦乃至排斥它。即使它在经济技术上和管理上有多少优点，它也是一个只顾自己存在不顾周围一切、傲慢地闯进这个风景区的“不速之客”。

不要轻易拍板

在风景区，特别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古迹的名山胜地进行旅游建筑设计，其难度恐怕比在一般城市里要更大些。设计者需要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美学方面的修养，要能抓得住自然风貌、名胜古迹和民间建筑地方风格的精神实质；又需要具备一定的旅游生活体验，了解不同游客的心理，熟悉旅游建筑的功能、经济及管理等情况和问题；此外，还要借鉴国外经验。因而，这项工作需要有一段调查研究和反复酝酿的过程，仓促行事、突击规划都是不利的。我们希望在名山风景区里搞旅游建筑，切不要屈从眼前功利方便，在缺乏环境整体的通盘构思下赶任务，急于拍板定案，从而盖出一些和我们民族情趣毫无共同之处的“国际通用”的方盒子，或者盖出那种与自然风貌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大屋顶来。

2. 如何看待“现代化”和名胜古迹的矛盾？

现存的格局和今后的需要

名山胜地大多是经过多少世纪历代匠师们苦心经营而形成的，整个环境的基调，与寺庙文物古迹相结合的风景点的设置，以及古人以步行登山道将这些风景点连接起来的

游览线，已经形成了各赋特色的现存格局。古代这些地方，对于满足数量有限的云游四方的僧尼、朝山进香的信徒、陶冶文思的文人雅士，无疑是绰绰有余的；但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推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接待外宾的日益增多，在今后，矛盾就会越来越多，问题也会接踵而至。

——游客要大幅度增加，自费旅游、短期休养、集体参观、专业会议需要相当数量的客房，兴建和扩建旅游旅馆和招待所势在必行；

——随之而来的后勤供应量急骤增加，粮油副食、燃料乃至用水量都很大，现有人背肩挑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物资供应运输急待解决；

——游客广泛了，年老体弱的，时间短促的，全家登山的都来了，那种依靠一根拐杖爬山游览虽有独特情趣，但对这些游客却是难事。因此，登山路线要补充和改造，要考虑灵活多样的登山路线和方式，盘山公路乃至将来可能设置的缆车、直升飞机总要逐步提上日程的；

——外宾增多，他们固然乐于体验中国式的生活，但毕竟有他们的生活水准和特殊需要，比如现代化的通讯联络、卫生设施和交通工具等等。

总之，适应今后需要的有大量床位的旅馆、公路、运载工具、电力照明、通讯和卫生设施等现代化装备，与适合古人旅游的寺庙客房、全部登山小径、肩挑人扛等所形成的格局，二者已经或者将要产生尖锐的矛盾。我们姑且称为“现代化”和“文物古迹”的矛盾。

分清主次·统筹兼顾·适当并存

对于这种矛盾，既不是不可解决又不能舍此就彼。我们既不赞成那种以“保护国粹”为名拒绝现代化建筑和工程设施上山的闭山自守的保守思想；也断然反对那种打着“现代化”旗号，为了图省事以及片面经济观点，哪里方便就在哪里修路盖房，大砍大

杀，从而搞得面目全非的鲁莽做法。现在恐怕要更多地防止后一种偏向。这种担心并非无的放矢。据说泰山中天门到南天门要修一道索道缆车，位置选择得非常煞风景，如不改变，建成以后将严重破坏泰山的旅游价值。黄山新盖的旅游建筑，也有不顾黄山特色、追求自身“雄伟壮丽”和所谓“现代化”的倾向。陈毅同志生前曾针对黄山建设中的鲁莽做法批评为“伟大的风景、伟大的破坏”。我们希望某些决策同志再不要干那种遗恨百年的“伟大的破坏”了。有的同志痛心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文物古迹是用拆毁的“减法”来破坏，而现在我们某些同志是用硬塞的“加法”来破坏，拆毁了固然难以重建，硬塞进名山风景区的庞然大物恐怕也难以拆除！我们主张面对“现代化”和“文物古迹”的矛盾要分清主从，统筹兼顾，适当并存。即分清矛盾的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保存风景名胜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实质，同时赋予现代化的内容。

什么对游客最具吸引力？

游客到名山风景区旅游，并非要去享受那里的现代化生活设施，那些东西世界各国都有，城里也有。对游客最具吸引力的，还是特有的风光景色、文物古迹和地方上的风土人情，这是主要的。为了保证游客能玩好，就要吃得香、吃得新鲜（不需要油腻高级），还要休息得好睡得香（也不需要豪华奢侈），不如此也令人扫兴，但这是次要的、从属的。主从不能不分，因而一切现代化设施在这个特定条件下都不能喧宾夺主，以免破坏风景名胜的特色和意境。世界很多国家都对风景区强调了这种思想，有的还提出现代化设施要让开历史古迹，生怕有损于它的情趣和尺度感。我们看到当今国际建筑界对待历史传统及保护文物古迹的态度，已与早期新建筑运动时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已从排斥历史传统、对古迹旧区大片拆毁的鲁莽行动中清醒过来。许多国家都立了古建

筑保护法：英国早在1962年就立了法；日本在1966年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批准了古都历史风土特别措施法；希腊政府还规定飞机不得在雅典卫城上空飞行，以免污染和干扰那里的环境；就以最缺少古迹的美国来说，现在对古建筑已视若珍宝。建筑师菲利浦·约翰逊说：“对昔日的感情迷漫了欧洲和美国，愚蠢的大拆大改已不再干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里的社会现实和心理状况。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旅游公司都认识到古建筑的价值。在瑞士还保存着罗马时代恺撒进军的里程碑和中世纪的城堡；在西德，甚至一段古老的街道、一栋有意义的古代民居都保存着；一些国家里民间古老的驿站和客栈，甚至老的作坊、仓库、城堡、修道院、宫殿等都将其内部加建现代化设备改为旅游建筑。而在我国，仅就我们这次川西之行的见闻，就有不少令人震惊和遗憾的事：1972年在峨眉山顶修建电视台，竟然不慎烧毁了著名的金顶大庙建筑群和珍藏的佛经；乐山大佛附近的工厂天天喷吐着浓烟，腐蚀风化着这里的珍贵古迹；某个城市一位财政科长的一张纸条，就可以拆毁一栋城隍庙之类的古建筑，雕梁画栋拿去充作新盖的建筑用料。恐怕这类事全国到处都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尤其在旅游建筑的规划设计工作中，从上到下要重新认识和摆正“现代化”和“文物古迹”的关系，明确什么东西对游客最具吸引力，正确处理二者可能产生的矛盾。

“新”与“古”的适当并存

当然，如果把现代化的建筑和工程设施，看成是风景区规划上和艺术情调上只起干扰破坏作用的因素，也是片面的。它不仅有其现代化的功能，而且也是时代感的标志。在风景区只要位置地形选择恰当，体量和尺度感合适，造型风格的构思能从环境整体出发，在具体处理上能与原有格局协调者则予以结合，不协调者则加以处理（回避或

遮挡），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如在峨眉山，避开风景区和步行登山游览线，沿外侧开辟盘山公路，汽车可由山脚报国寺直接开到半山的桂花场（净水公社）和接近顶峰的双水井。由桂花场经万年寺上金顶只有六十华里，比沿主要登山道攀登节省了一半的路程；而由双水井上金顶，则仅需行走一、二十华里。当然，仅仅这一条盘山公路对峨眉山是不敷需要的，今后恐怕还要规划修建支线深入主要风景区，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假如能在桂花场、双水井以及其它某一、两个风景点附近兴建一些与环境协调而又具有现代化设施的旅游建筑，设立后勤供应中心，既无损于峨眉山固有风貌，又可以适当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矛盾。所以我们很赞成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适当并存的观点，使“新”与“古”既有某种对比，又不失其和谐统一。

“新”与“古”的和谐——意匠的探求

新与古的和谐统一，要建立在在对名山风景区环境创作的意匠探求上，务必抓住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九千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其精神实质的深厚背景，而古人也常常用洗练的笔墨概括过它。比如雁荡山之“怪”天下闻名，徐霞客在游记中描述“雁荡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以至“欲穷雁荡之胜，非飞仙不能”。这一“怪”，概括了这一风景区的特征和精髓。又如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称，“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这一个“奇”字，也把黄山的特色抓住了。当然，古人仅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要真正领会名山胜境绝妙之处，必须深入了解它的历史沿革，翻阅县志游记，体会古人对它的描述，收集有关的神话传说，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境去亲身体验。名山胜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一篇史诗，它连续由多少代人谱写、提炼、补充、修改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音韵旋律也在不断丰富变化。今天的设计工作者也

应当站在这五千年历史巨人的肩膀上，不是割断这一史诗，而是继续不断谱写它，注入我们时代的音符，使它能更生动地表达充满活力的丰富的历史进程。

3. 要重视对游客心理的探求

当代建筑发展中又一值得重视的动向，是现代心理学对建筑的渗透。在我国，多少年来心理学被划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范畴里，成为一块荒芜的禁区。然而我们的工作实践和生活体验，证明了它对建筑设计的必要，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更提出了不少急需探求的问题。名山风景区旅游建筑的规划设计，就涉及到有关心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仅仅略谈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人为什么向往旅游？

变换生活环境

现代人向往旅游主要原因之一是要求变换一下生活环境，从日常生活着的环境转变到另一个新鲜的环境中去。久居城市的人向往名山大川乡村田野去“踏青”，去接触大自然；而久居山村的人又觉得城市很新鲜；南方人想看看北国的千里冰封，北方人则想体味一下南方的水乡情调；中国人觉得西方世界新鲜，高速公路摩天楼很有吸引力，而外国人则相反，中国的四合院他们倒很想住。一般说来，游客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环境与他日常工作生活的地方差别越大，则越能引起他的兴趣；若二者相差无几，则必然索然无味，大失所望。

一位美籍华人的谈话

我们现在兴建的一些旅游建筑，就有忽视游客这一心理的通病：招待外宾的旅游旅馆，总以为“国际通用式”或摩天楼最合他们的口味；地方上的旅馆，也总要模仿大城市。一位美籍华人曾直率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旅馆建筑设计如果模仿国外而不独具一格，即使搞到33层，对外国人来说也并不新奇。因为我们在纽约整天在高得多的大楼里

钻进钻出；我的家就在27层楼上，这种居住环境我们实在有点腻了。”他介绍在欧洲旅游时，看到欧洲人把一些古老的修道院加上现代化的设备，房价虽然订得很高，但外国客人抢着住。欧洲有的旅游村镇，旅馆有突出的乡土气息，中世纪的小广场上有花摊、茶座，宽敞的拱廊内有风味小吃和土特产出售，服务员都穿着民族服装。那些久住工业化大城市的游客们不惜重金在那里流连忘返。这位美籍华人问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有那么悠久的文化传统，有那么多的地方特点，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个谜。而你们的旅游建筑为什么不能别开生面呢？恐怕是抓不住外国人的心理吧！”

口味——由饭菜到建筑

外国人如此，中国人也是如此。三江五岳，各具风姿；天南海北，各有特色。如果到处盖一些样式雷同的旅游建筑，岂不也倒我国游客的胃口吗？

比方我们从北京到四川出差，总爱在那里尝尝“龙抄手”、“赖汤圆”、“担担面”和“麻婆豆腐”，不愿进“北方水饺馆”的大门。如果全国各地饭菜也来一个标准化，即使它最富营养，游客也会索然无味。由饭菜而建筑，道理相同，何况建筑一旦盖起来，就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事，岂可等闲视之。

第二、旅游生活要丰富多样，游客不愿与世隔绝。

世外桃源与风土人情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脍炙人口，令人神往。桃花源的地理位置、自然风貌是神奇的，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林深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钻进去以后，便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良田、美池、桑竹、阡陌，这番景象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吸引人的。然而桃花源的神奇并不止于此。如果那里没有“黄发垂髫”、“怡

然自乐”的桃源人,如果没有“往来耕作”、“鸡犬相闻”的桃源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先世避秦时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番与外界隔绝了几百年的桃源人的历史由来,桃花源的神奇至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一个想寻觅桃花源的人,恐怕既想去领略一下那里的世外风光,更想去体味一下那里的世外人情。这种心理,今人和古人大概都是相同的。

现代游客的心理

现代的游客远离了车水马龙、拥挤烦噪的城市,来到名山风景区的大自然的怀抱中,真是心旷神怡、清静悠闲。但是,如果我们沿着《桃花源记》的思路去探索一下这些游客对旅游生活的心理要求,就会发现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并不是他们向往的全部,他们还希望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比如:打听文物古迹的历史、神话和民间故事;与寺庙里的和尚尼姑攀谈,看看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到附近的熙熙攘攘的地方集市里去逛逛,挑选自己中意的土特产和纪念品;与其它游客天南海北地聊天;如果当地有什么风味小吃,也总想去尝尝鲜,等等。峨眉山大峨寺附近有个“神水洞”,当地农民取其泉水制作豆腐脑出售,取了个“神水豆花”的优美名字,过路游客都为之吸引。他们并不相信什么神水,但觉得这是一桩很有风趣的买卖,都愿意坐下来吃两碗,和老乡们谈谈神水洞。这种小插曲往往给游客留下极深的印象。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访问,那些建筑、街道、城市种种异国风光固然很新鲜,但人们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触人,了解那个社会,他们的生活工作、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这些往往比风景还饶有兴趣。同样,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不也会有类似的心理和意愿吗?

不要与世隔绝

所有这些,无非想说明旅游生活不应是单一的观赏风景,游客不想与世隔绝,他要

接触在那个大自然里的山村、居民、集市、僧尼等等,这种要求接触社会的猎奇心理,不应为设计工作所忽视。建筑师不能只醉心于趣味高雅和造型优美的建筑方案,而应当结合自然风光和地方上的风土人情规划丰富的旅游生活。清新高雅是一方面,乡土气息是又一方面,都要统一在环境布局的整体构思之中。一栋集中式的大旅馆孤立地矗在风景区内,一条游览线全不食人间烟火,往往不符合游客的心愿,这是因为它从两个极端造成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心理上的隔绝。

第三、大自然·建筑·人

城郊游客的心理——寻求开敞

从环境这一角度看,一般说来城市是以建筑为主构成的,相对地说闭塞、拥挤一些;郊野风景区是自然风貌构成的,总是开阔、松快些。许多位于城内或城郊的风景区,旅游建筑在布局上往往面向秀丽的风景,求得开阔的视野,将景色引入建筑中来,使人们获得更多与大自然交融的机会,开阔胸襟,获得美的享受。在这些地方,不少近代旅游建筑采用外相的开放式平面以突破空间的封闭感,这就抓住了刚从城里出来的游客们的心理。

深山游客的心理——寻求遮蔽

但是,远离城市的名山风景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当游客来到名山风景区,特别是好几天都在山中漫游,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大自然的崇山峻岭中,而大自然又多为离散性空间,巍峨粗犷,自然力显得那么宏大而又不可驾驭,此时游客的心理却往往需要寻求遮蔽。旅游建筑,某种意义上应是一种起保护作用的遮蔽所,要求它更多地给人们以亲切和温暖,产生能抵御外界自然力侵袭的感觉。因而,名山风景区内的旅游建筑,宜多采用“内相”的聚合式空间布局,构成大自然环抱中“人”的小天地。深山古刹,常为院落式的封闭建筑组合,恐怕也有这个道理。